



千景之谷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策划

梁荔 刘军 著 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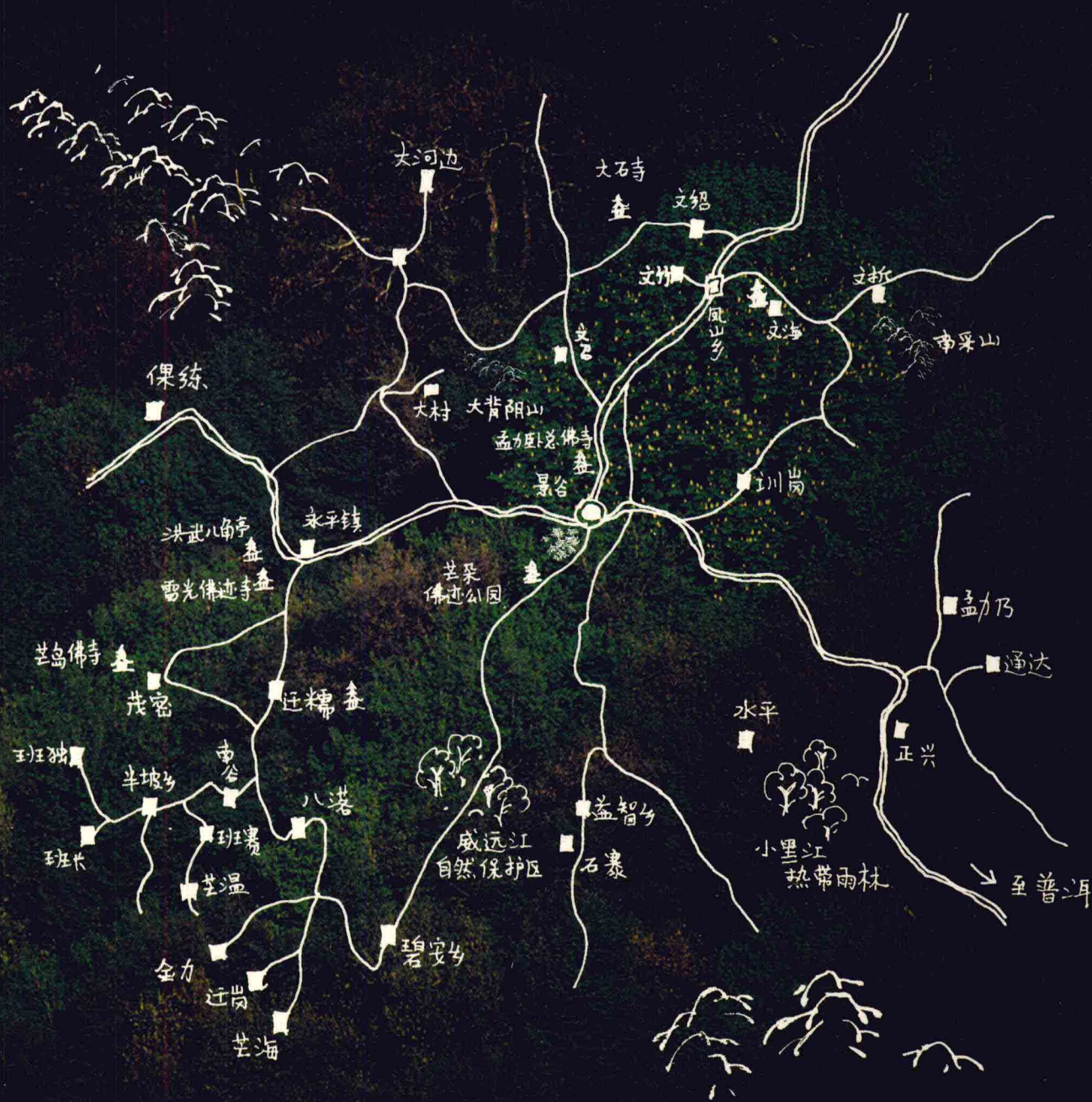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千景之谷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策划
梁荔 刘军 著/摄影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一个深藏于滇西南绿色王国的神话
一块唯一没有受到第四纪冰川波及的区域
一片于世俗生活中流溢着诗意的乐土
景谷——千景之谷



卷首 上卷

景谷——千景之谷 7

18

- 第一章 留在遥远边地的记忆——传说中的历史 19
链接◎他们自称汉傣 有着复杂的族源 19
- 第二章 佛寺——傣寨最堂皇的建筑 30
链接◎佛教什么时间传入景谷? 30
链接◎景谷佛寺的等级 32
- 第三章 佛祖留下多处“帕达”的土地 42
链接◎榕树: 傣族家园永不凋谢的风景 44
链接◎敬仰一株芒果树 46
链接◎四佛祖留下四个脚印的传说 50
- 第四章 “关门节”里的纳福人 53
链接◎佛寺的主持者和佛事的主持者 53
链接◎人格非凡的佛爷细戈 62
- 第五章 赙白象——为来世“储蓄”的人们 63
链接◎傣族佛经中慷慨好赙的佛祖前生 65
链接◎保留着传统宗教色彩的景谷傣族孔雀舞 73
链接◎傣族自制的礼花礼炮 75
- 第六章 用鲜花迎接日子之王——没有水花的泼水节 77
链接◎泼水节的传说 77
链接◎土锅寨的土锅传人 83
链接◎春节傣寨也热闹 85
- 第七章 在丰满深情的土地上忠诚地生活 98
链接◎芒公寨的手艺人 103
链接◎珍藏着古老贝叶经书的芒岛佛寺 108
链接◎傣族抢婚的浪漫 112

下卷 113

- 第一章 从最北的佛寺到最南的道观 114
 链接◎道教在景谷 124
- 第二章 遗落深山的彝族原始巫舞 129
 链接◎“毕摩”、“朵西”、“香通”和道士先生 130
 链接◎老“香通”杨宗能 140
 链接◎远古的家园记忆 141
- 第三章 碧鸡寨的火把节 146
 链接◎景谷彝族火把节的传说 148
 链接◎彝族撒梅人“二月八”与祭竜 158
- 第四章 上班贺寨的最后一次围猎 161
 链接◎李文学起义军的余生者 162
 链接◎山神最大 175
- 第五章 澜沧江畔——奇特的蒙化人年俗 177
 链接◎金力村蒙化大寨习俗 182
 链接◎景谷彝族的多元宗教文化 189
- 第六章 古道盐乡抱母井 192
 链接◎彝族号匠 198
 链接◎香盐村——一个以盐得名的村庄 202

卷末 205





卷首

景谷——千景之谷

在滇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在驰名中外的西双版纳和丽江之间，有一块古朴秀丽的土地，叫景谷。

山水之灵不在山水，仅仅有山水是不够的，山水和人情风物和谐统一才让一个地方有了灵气。

景谷就很有灵气。

这个既有喀斯特地貌，又有亚热带丛林的地方，在那些高山和盆地之间，是那群既执着于原始宗教信仰，又被南传上座部佛教教化千年，同时受了汉文化熏陶的人们，把生命与山水的故事传承到今天，以至让我们在行走之中能够体悟到除风景之外，一方人的历史意味和文化意味。在滇西南这块土地上，隐藏着许多这样的既与时俱进、随意而安，又传承着祖先血脉的生命群体。走近他们，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包容的，也只有极富有包容性才能具有生命力。

景谷属横断山系纵谷区南段无量山脉分支，境内大部分地区为切割山原地形，山原上高起的无量山山地东部通过，西部山原顶部起伏不大，在江河经过的地方，因切割形成高山深谷和一些冲积平坝相间的地貌形态。雄奇的横断山系到了景谷舒缓了很多，在各个山谷之间，生出了许多小盆地，当地人称之为坝子。景谷4000亩以上的坝子共有23个。此外还有一些山间河谷。全县谷坝镶嵌其中，山地、高原、盆地相间分布。在这山围水绕的谷地坝子中，坐落着一个个傣族村寨。而彝族的村庄多半在山坡和高山地带。

景谷是一个傣族彝族自治县，除了傣族和彝族两个主体民族外，还世居着拉祜族、哈尼族、回族、布朗族、汉族等二十多个民族。2000多年前，先民以“羌”、“濮”、“百越”三大族别活动在这块辽阔的疆域，经过迁徙、融合，成为今天的众多少数民族。他们千百年来垦荒蛮、猎野兽、牧牛羊、务稼穡，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傣族那一册册用铁笔刻写的贝叶经文，是千百年文明成果的集锦；那屋顶层叠参差的佛寺，是精美建筑艺术的结晶；那象脚鼓舞、孔雀舞、芦笙舞和三弦舞，演绎了先民的生存状态，诠释了民族的审美；泼水采花节、火把节，在宣泄激情的同时也表述了丰富浓厚的民族性；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是命运的符号，是生命的图腾，是自然的象征；那些创世史诗，那些神话传说，是对勇敢的颂赞，是对智慧的歌咏。

景谷这块土地上，随处可以见到各式大小不一的佛殿或土主庙宇，供奉一些佛教、道教以及地方的神，可见其民间拜神的氛围很浓。这也反映了景谷一带一个有趣的文化史事实，这也许是世界上少有的几大文化圈的交集所在。作为早已是中国版图上的一部分，与内地交往时间久远，中国的汉文化在这里生根茂长，与东南亚的邻近又使这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色彩非常浓郁。

当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这里相遇而不是遭遇时，通常不是抵抗，而是兼容并收。久之，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兼容性、混合性。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各个民族仍然保持着各自文化、生存方式、宗教习俗的相对独立和稳定。不同的文化、习俗与宗教节日，使这片土地呈现出一种“和平共处”或“混合共生”的文化景观。这种文化的混合性或许是源





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地理造就了景谷民族文化的这种特质：多元并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和歌舞，傣族的采花泼水节、象脚鼓舞；彝族的火把节、羊皮鼓舞；拉祜族的葫芦节、摆舞；哈尼族的十月年、扭鼓舞……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使这块土地涂上了浪漫传奇的色彩。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史诗、神话与传说。他们用各自的声音解释着世界的起源，和他们民族迁徙到这片土地的经历。

在这片阳光充足的土地上，每个民族都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快乐地生活着，在这里，你想起“故乡”这个词就会想到“世俗的乐园”。这里不但是世俗的乐园，还是神的寓所，无论在佛寺、在土主庙，还是在榕树下、山林中、小溪边，你都可以看到人们与神沟通的物迹。

独特而优越的地理、气候、光照条件造就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奇山秀水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相得益彰，使景谷真正成为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地域，堪称“千景之谷”。

据地质史记载，从前北方大陆和南方大陆一样的温暖，但在数百万年前北方大陆突然变得异常寒冷，冰雪覆盖了北方的大地。地质史上将这个时期称为“冰河时期”。许多地球上的物种灭绝于冰河时期的这次大劫难中，有一些向南方迁徙并幸存下来的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演化或改造成新的物种。距今约3540万年的景谷宽叶木兰化石的发现，证明景谷是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1978年，以宽叶木兰（新种）为主体的景谷植物群化石在景谷被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发现公布，在地质古生物学上被称为“第三纪景谷植物群分布区系”，是我国少见的渐新世植物群。在第三纪木兰植物群地理分布区系特定的气候环境条件下，茶树由宽叶木兰经中华木兰演化而来，在未受到第四纪覆灭性冰川活动袭击的条件下，茶树得以生存和发展，并传播开来。因此，景谷也是一块没有受到第四纪冰川波及的区域。

河流纵横交错，密布景谷县境内的“三江”澜沧江、威远江、小黑江，“八河”勐戛河、

景谷河、勐通河等大小河流均为澜沧江水系，总流长1047公里。由于地势高低参差，气温垂直变化突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形成了山地气候、河谷气候、丘陵气候、盆坝气候相间的小气候特点。澜沧江是中国西部一条大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东北坡，有“东方多瑙河”美誉和傣族称为“百万大象之江”的澜沧江，以两倍于黄河的流量一路奔腾而来，一路接纳百川，奔驰南下，一路浇灌着远古的文明。经过景谷时，接纳了流经吊钟山之下的威远江和以江水碧绿而得名的小黑江。威远江岸上静影沉璧，江音回环不绝。小黑江沿河绿树成阴，繁花藤条，鸟争蝉鸣，美不胜收。在这三江流域的千景之谷，有郁郁葱葱、绿挽着绿翠牵着翠的热带雨林，有威武的大象出没，有结队的麂子撒欢。有冰川时代留下来的树类和蕨类，展示了远古时代地球的一域风情，有草本植物攀附于大树冠顶，把一个绚烂的花季托举在高空；有巨大的榕树，枝叶葳蕤，古藤披拂，无数枝柯垂下的气根植入大地，又繁衍出一棵棵大树，同根连襟，构成独木成林的奇观；有高大的

佛寺碑刻上，记录着自古至今一直延续着的耕作方式。





木棉、火红的山茶、缤纷的杜鹃、如锦的凤凰花、妖艳的樱桃花，这个天然的植物花卉园，令世界植物学家惊叹唏嘘。

江河自古是民族迁徙的通道。澜沧江就成为古代三大族群共同选择的迁徙路线，至今，我们可以看到上游居住的主要为氐羌后裔，下游的多为百越后裔，而中游这一带，则有百濮与氐羌、百越后裔各民族杂居交错，因而这一带出现了三大族系文化的融汇共生现象。在景谷这块人、神和大自然融合共乐的土地上，你可以看到：立体的地貌，立体的气候，立体的植被以及民族的立体分布，多元文化相融共居，构成了气象万千的人文现象。

以水为生命象征的傣族同崇拜火的彝族和睦相居于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诠释着这块地域的宽大胸怀和广阔气度。他们也许还没有达到我们那些衡量“小康”的指标，但同他们一起围坐在火塘边，无拘无束地拉家常，大口喝茶或饮着自酿的咣榔酒，终于体会到他们那种对生命的轻松、宁静，也会体会到他们质朴而无虚假的随和，体会到他们对家园对生活的眷恋和惬意。也许，还明白了他们有一种坚守的执拗。

据在景谷县正兴、边江、半坡等处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人类居住过的遗迹资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至于最初在此地生息的是哪个族群，至今还是研究者争论的话题。从史料上看，我们只知道汉文化的传入是从汉代开始的。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设立了汉王朝版图最边远的郡——永昌郡，景谷就属于永昌郡，从此这里陆续出现了来自中原的汉人。汉王朝除了以军队开拓与经营西南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道路沿线设置邮亭、驿站，“移民实边”和“屯田”。将稠密的内地人口大量迁至边地，这种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行动，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迁移。中原文化通过道路，源源不断地注入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并在这些地方积淀下来。这些为数不多的中原人群虽然身在异乡，但从此使这片遥远的“蛮夷之地”与中原有了一种无法割舍的血缘联系。这种情形在古道沿途中尤其突出。而在那些比较偏僻或者距离道路稍远的地方，汉文化的影响力就显得稍弱一些，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仍然可以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与稳定。至少可以和外来的汉文化“和平共处”或混合共生。明清时期，这里开始实行土司制度。尽管从土司制度的确立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景谷这个地方一直受到汉文化的冲击，但仍然保持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和离奇故事的地区。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民族文化，呈多元化趋势发展，保持着鲜明的特点和共生共存的文化格局。

不同的习俗、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爱情的表达方式，真实地存在于各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一些所谓的“民族村”里看到的被移植和具有“表演”性质的少数民族风俗。这片土地上没有纯粹的浪漫，追求纯粹浪漫的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像苏杭或是丽江



彝族祖孙俩



“跳歌”是彝族喜爱的娱乐方式，踏歌而舞，尽展狂放。

这种去处，在小桥流水和咖啡洋酒中拿捏柔软时光，在古典文化和时尚文化、自然流俗和现代节奏中出世入世，进退两可。然而在这些去处，那些商业宣传和华丽词藻反复堆砌，让你感觉不到自我体验的意味。毕竟让人牵着鼻子走就是觉得委屈。那些酷爱体验的旅游者是最初爱上景谷的人。这里还没有华丽的文字和艳俗的光影，尚是一片于世俗生活中洋溢着诗意的乐土。

故此，摄影家来这里捕捉妙境，画家到这里寻找灵感，诗人在这里体验心灵的震撼。

对于身在其中的各族人们，对自己家园的纯朴风景并不在意，他们更在意那一日三餐的生计，真正应了那句话——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但熟悉的地方有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从景谷出宦入仕的人或走夷方的人还要回到景谷来起房盖屋、修桥铺路的原因，也是在外游子仍然要落叶归根的原因。

把景谷叫做“林海明珠”名符其实，它在云南是一个以林业资源丰富著称的大县。在这个森林覆盖率为全国森林覆盖率的5倍多的土地上，大自然依然保留着它纯朴而静穆的姿态。面对这种纯朴和静穆，一切狂妄、计谋、贪婪都显得卑微猥琐，一切浮躁急利的心情都应该复归于平静。

从哀牢山跨过勐通河，我们穿越了无量山中的景谷大小盆地和山坡，行程上万里，满眼都是绿色森林，一路都在林海之中。体验过彝族山民的围猎声势，眼见过他们的原始巫舞，感受过他们独特的年俗，品尝着山民的淳朴和亲和。告别没有虚伪和矫饰的大山和山民，来到一派田园风光的坝子。突然感到那种没有喧嚣滋扰的宁静，那些取法于自然，又皈依为自然的傣家人来往于村间小道，耕作于田间地头。在密密的村寨中，总会有一座佛寺凸显出来，令人顿然感受到这宁静的田园中有一种精神在无言地回荡。景谷境内仍然保留的佛寺多达78座，还有道观宫4处，各彝家村寨还有很多诸如土主庙一类的庙堂。多种文化形态在一方土地上共同栖居、和谐相处，这无疑是一个奇迹。无论在傣族民众、彝族民众还是在此地生活的其他民族，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文化，都给了他们一样的精神照耀。他们既可以在佛前祈祷念经，也可以到土主庙堂烧香叩头，也去属于道家的大石寺虔诚跪拜。

任何一个充满感性和神秘的地方必定有着历史的风景，而那些久远的风景却正在今天的文化整合过程中迅速消失，一旦消亡，我们将看不到先人的只言片语，祖先们曾经的家园图画。或许，我们将更困惑于自身的未来。

或许所有的文字和断章都不能够诉说那些历史的渊源和时代的印记，然而所有该被怀念的都会被一一记起。查阅着景谷存留的残碑印记、经书壁画，聆听着那些传神的歌谣、谚语，我们感到在这些文字、图画和声音之上，永恒的是文化。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景谷人正以崭新的方式让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共生并茂，进而充分体现出她包容与博大的胸怀。

进入这片古老文化纷呈的土地，让我们去感受一种坚韧而纯朴的精神，一种物欲、伪饰和机谋荡涤不去的意境，一种融入大自然的城市之外的文明。